

吴道弘

书林守望丛书

书评例话新编

吴道弘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得到韬奋基金会资金资助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吴道弘

书林守望丛书

书评例话新编

吴道弘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评例话新编/吴道弘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2

(书林守望丛书/吴道弘主编)

ISBN 978-7-81119-533-0

I. ①书… II. ①吴…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807 号

书林守望丛书

SHUPING LIHUA XINBIAN

书评例话新编

吴道弘 著

项目统筹:张 巍

责任编辑:张 巍

责任设计:张 朋

责任校对:李佳艺

责任印制: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1 千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书林守望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顾问 于友先 王万良 卢玉忆 冯俊科 伍杰
刘杲 徐柏容 巢峰

编委会主任 吴道弘

编委会副主任 郑一奇(常务) 杨生平 杨学军 陈鹏
陈芳烈 胡越 韩方海

编委 王维玲 方厚枢 邓中和 何启治 宋应离
邵益文 林君雄 周奇 胡德培 赵洛
俞斌 聂震宁 钱锦衡 曹培章 熊国祯

做文化的守望者

——《书林守望丛书》总序

柳斌

文化是每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灵魂，而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承载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出版人，不仅是出版活动的实践者，而且是人类文化创造、积累、交流、传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民族精神的护卫者和时代精神的弘扬者。任何时代，治书修史者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在我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但是，目前受名利诱导和网络快餐文化的影响，出版界跟风炒作、追求市场效应一夜成名而不顾文化品位等现象时有耳闻。在种种浮躁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出版从业者文化品格的缺失。唯其如此，为繁荣学术和民族文化而坚守文化天职、恪守社会责任的职业精神和文化追求，尤其值得在出版界大力弘扬。

出版人是文化薪火的传承者，具有坚守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众所周知，出版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一个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有赖于它的出版事业。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一脉不绝，就在于中国历代政治家、著作家、出版家、藏书家接续几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尊崇历史、珍惜古籍、编修文献、善待图书、重视典藏的优良传统，他们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历代出版物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之后世，肩负起了将一个时代的科学文化及思想智慧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与时俱丰、愈加巩固。作为新时期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的主体，当代出版工作者更加需要继承传统、关注时代，一方面自觉承担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整理、

001

批判、传承的责任，保持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延续性；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以及同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对话的文化自信力方面作出贡献，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更加坚韧。

出版人是文化创新的推动者，具有坚守文化本性的特殊责任。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基本业态，出版既有产业的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必须通过创新来保持文化的独特品质和内容的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出版工作者的不竭动力和显著特征，不仅是文化积累和产品制造的组织者，而且也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者和把关者，当然应当是新知识领域的开拓者和新成果的发现者、催生者。一方面，知识的保存、生产和应用，文化和技术的传承、生产和原创，都是以出版活动为基础的。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另一方面，从造纸术、印刷术到当代激光照排系统、计算机王码汉字处理系统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出版人率先将新成果引进出版业，引发出版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版人通过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把握时代需要，促进着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而现代出版史上鲁迅发现大批文学青年、叶圣陶对巴金处女作的慧眼识珠、巴金对曹禺作品的琢璞为玉的佳话，也反映了出版人所必备地发现新人新作的创新品质。在当前的创新型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已然成为文化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迫切需要出版工作者发现、认识、扶持、推广，进而铺垫中华民族元气深厚的文化创新的阶石，培育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神韵独具的文化创新的活力。

出版人是时代思潮的引领者，具有坚守文化领土与文化阵地的社会责任。出版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文化、创造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且还在于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现实文化作出评价，通过选择、把关实现对社会风气、学术思潮、文化倾向的引导。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借助“竹帛长存”所构成的社会认知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才唤起了“见贤而思齐”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中心凝聚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出版传播活动，将“科学”与“民主”汇聚成了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

化、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国际背景下，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内背景下，承担着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传播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其选择、把关进而引导大众的责任更加重大，需要通过对精神生产加以规划与组织，对精神产品进行鉴别与加工，对文化遗产作出选择和整理，对社会信息予以筛选和传递，打造传承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不断巩固主流文化阵地。这就要求当代出版工作者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不随波逐流，不跟风炒作，不断提高辨别真善美和引导大众文化、传播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能力，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历史已经证明，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核心，如果没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便失去了发展的根基。而出版工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人文素养、文化责任、文化运作能力和学术品评能力，又直接影响到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文化的坚守，不仅是一种出版理念，也是一项出版实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场中，能否坚持文化本位，能否坚守文化责任，对新时期的出版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书林守望丛书》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新中国出版人的精神文化启示录。其中反映出的经过沉淀而彰显的文化品格，尤其应该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支柱。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一群深深地钟情于出版事业的文化守望者，他们在“书荒”时代辛勤耕耘，在“书海”时代坚持方向，恪守文化的尊严，组织、规划、策划、编辑、出版过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及具有学术价值、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工程，主持、主编过一大批科学、人文、经济、教育等方面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知识读物，为全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勇于开拓、后启来者的创新精神和坚守精神家园、淡泊名利的文化风骨，堪称典范。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新时期的出版工作者形成一种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产生更多让世界为之惊喜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文化品牌，再现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气魄。

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要在

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新的辉煌，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且能开阔视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创造、包容多样的新型复合型出版人才，来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推动者。《书林守望丛书》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十几位出版家在长期为人作嫁的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火花、书坛掌故，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不仅抓住了时代的新变化，也深刻把握了出版职业的新要求。这套丛书的作者，或者长于出版规划，或者长于鉴赏加工，或者长于经营管理，但都有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深沉思考。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汇集起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智慧和生命依托，对于未来的新型出版人才，无疑具有深远的精神哺育作用。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新军投身我们的出版事业，使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功立业。

2009年7月

代序：吴道弘与书评

伍 杰

吴道弘(1929年生)，著名编辑家，编审，中国韬奋奖获得者，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1950年2月从上海诚明文学院中文系考入上海三联书店，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写书评，早期的书评文章，多已散失。80年代以后的书评，结集出版的有《书评例话》、《书旅集》等。他评书约六十种，专论图书的书评文章九十多篇，近十八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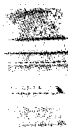
001

吴道弘的书评成就，首先表现在书评理论上。对书评的许多重要问题，他都作了许多理论性的阐述。如《读书与书评》、《关于书评的一封信》、《书评二十条·三十七条》、《书评漫话》等。另外，有一组短文，共二十二则，叫《书评赏析》，是对书评文章的评论，这在目前是较为少见的，可谓别开生面。在《读书与书评》中，他说：“书评本来就是图书评论的简称，这比较明确。在评论图书的时候，总是结合着介绍图书的内容；在介绍图书的时候，往往也离不开对它的评价。因此，‘图书评论’、‘图书评介’或‘图书介绍’，这些名词在含义上是大体相同的。人们习惯上有时也把报道图书出版信息的文字(包括书讯、书介以至介绍书籍的广告文字)，统统看作书评文字。”他分析说：“书评是一种文体。即使这种体裁比较灵活，但仍然有书评的基本形式，我以为常见的书评形式有四种：一是介绍式的书评；二是评论式的书评；三是评介式的书评，即是评论和介绍的结合，兼有评论和介绍性的内容；四是综述式的书评，这是较新的一种书评形式。”他说：“书评工作对于正确地指导读者认识新书有很

大的意义，特别对于青年选择有益的书籍有很大的意义，直接起着指导读书的作用。”他在这里对什么是书评，书评的种类，书评的功能作了简要的论述。他在《关于书评的一封信》中说：“写书评以前，一定要想清楚书评的目的性……书评的目的性不同，也就有不同的评论角度，因而目的性总是决定书评内容的主要因素。”还说写书评要“先从图书出发，从认识、分析图书着手。既入于书，又出于书。‘入于书’是认真细致地读原书，千万不要一目十行，浮光掠影地阅读。‘出于书’是要跳出书本来冷静地思考，有时是评书与论人并重，甚至用原书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作品”。要明确“书评创作也是一门艺术……需要思辨与比较相结合，作者要有高明的见解、洞察的能力，善于分析比较。同时需要感情与文字相统一，作者要有真诚的感情、善意的批评，这样流于笔端的文字才能感人”。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曾说过批评是一种艺术，但无人说过书评是艺术；这里讲了别人没有讲过的看法。他的《书评漫话》也是“漫”中有焦点，有漫有聚，就书评中的某一点进行议论，是很好的书评短文。吴道弘的《书评赏析》很有特色。它不是书评，而是书评之评，其文短小，所以多有画龙点睛之妙，多是取其一点而论。如韦君宜的书评《读〈牛虻〉》，吴道弘的赏析只用了二百字。要点是点出韦君宜书评的目的，“本篇的写作有很大的针对性，解答了青年读者在阅读中提出的若干疑问。”

吴道弘的书评，有其他书评家都无法比拟的地方，这就是他评本行业——出版专业类图书比较多，他的书评对催生、发展出版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评了许力以的《人类文明与出版》，袁亮主编的《出版学概论》，李海崑的《出版编辑散论》，徐柏容的《期刊编辑学概论》，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李瑞良的《福建出版史话》，李明山的《中国近代版权史》、《书刊编辑手册》、《美国出版概论》、《美国出版社的组织和营销》，章桂征的装帧设计等。他评论这些书，不是一时兴起，也不仅仅是人情之作。他评，一是他爱，对出版怀着执著的追求，看到这类书，便情不自禁地想评论；二是他懂，他懂得这些书的内涵，懂得这些书的意义和分量；三是他能，因为懂，他能评得在行，讲内行话，切中要害；四是他希望这些书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振兴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这是他评这些书的原因，也是评这些书的目的所在。

出版、编辑，作为实践，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出



版学、编辑学——为学界所接受，为社会所认可，则是近些年的事情。所谓“学”，就是探索出版、编辑规律的学问。出版界的人们，长期在实践中探索，走过漫长的路，终于探索出了一些眉目，自信地建立了学科，使它们登上了科学的殿堂，这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和结果。吴道弘从四十多年的亲身体验中，客观、公正地评论了几本出版学、编辑学著作，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自信、水平和学养。他评论袁亮主编的《出版学概论》是“一本比较详尽的、有理论的、具有文献价值和自成体系的出版学论著”，“标志着出版学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同样，他对李海崑的《出版编辑散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本书对出版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新的实际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思考，不仅观点鲜明，说理清楚，文字晓畅，而且内容比较充实。他在《〈美国出版概论〉序》中认为：我国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的发展，很需要借鉴外国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他举出原书中重视选题策划、重视图书宣传、关心图书发行、认真经营管理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从以上可以看出，他评论出版专业著作，都是着眼于这一新学科的建立、规范和发展，都是着眼于这一新学科的建立对整个出版事业的影响。

003

吴道弘用了很大的精力评论中国的出版史，还写了多篇正确认识出版史的专文。他认为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的可贵之处是“第一部下限至建国四十周年的通史性质的出版史”，不仅史料积累有浓厚的功底，研究也很见功力，是首屈一指之作。李瑞良的《福建出版史话》更是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内容，指出了“福建出版文化在福建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本书对于传播地方出版知识，促进出版史、印刷史和编辑史的学术研究，都是有价值的贡献。同时对充实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和促进中外交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吴道弘评了《中国近代版权史》，其实版权史也是出版史的组成部分。《中国近代版权史》在近年来诸多的版权论著中，论证更系统，更完整，“不仅充实了我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内容，为当前出版版权实践提供历史借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提供历史审视的学术成果”。在对出版史著作的评论过程中，他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出版史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文明史；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探索，需要研究，需要总结，从而促进当代

出版事业的发展。这种认识，是十分中肯的。

吴道弘评书的范围很宽，一是和他从事的有关专业有关，二是和他读书的兴趣广泛有关，三是他有各方面的学人朋友，都愿请他评自己的著作。因此，他可称为“百家”书评，泛评百家之书，表明了一个编辑人和爱书人撰写书评的特点。除了前面所讲的以外，他还评了《韬奋文集》、《胡愈之文集》，蒋路的《俄国文史漫笔》，陈依范的《美国华人发展史》，陈原的《书和人和我》，戴文葆的《寻觅与审视》，叶至善的《古诗词新唱》、《诗人的心》，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侯艺兵的《院士风采》，章含之的《我与乔冠华》，胡乔木的《人比月光更美丽》，钱锺书的《石语》，杨绛的《干校六记》等等。这些评论的特点是内容比较广，文字比较短，议论并不深，多是介绍性评论，介绍其人其著。如评胡乔木的《人比月光更美丽》，他只是说胡乔木不仅是理论家，“还是诗人”，没有详细评介诗的内容，只介绍了毛泽东、郭沫若、赵朴初帮助他修改诗的情况。点出“这本诗集的装帧极好。精装本绿色绸面上烫金色书名，书名由钱锺书题字，凝重中透出潇洒。护封是用淡淡的浅蓝底色……正文横排，版式疏朗，用仿宋字体排诗，更觉美观”。对钱锺书的《石语》，也评得简略，只简介了六十年前钱和陈衍（石遗老人）的亲密关系，略谈了几件逸事，有可读性。评《胡愈之文集》，只介绍了他作品的年代，简要概括了叶圣陶、冰心等人的评论“言简意赅、很有可读性”。对《编辑出版家叶圣陶》、《报人出版家陈翰伯》、陈原的《书和人和我》的评论，都比较简略。有些书只是取其一点，或画龙点睛或蜻蜓点水。虽想求精，却失之浅。

关于书评给青年的一封信

承你来信问我书评的写作方法，我很高兴。尽管对于如何写好书评，确实说不出很好的意见，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此乐于跟你交换意见。

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轻视书评，以为书评写作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或者是不满意书评的现状，或者是不了解书评写作的要求与甘苦。这种情况，也不是在今天才有的。学术文化的普及和发展，离不开评论工作的推动，其中包括书评工作在内。然而书评的意义和作用及其在文化学术评论中的地位，往往被人们忽视。最难于理解的是，一些学术科研单位甚至也拒绝承认书评是学术论文。没有人要求书评等同于学术论文。然而有学术价值的书评，难道就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吗？这应该是不容争辩的常识。何怪许多人不愿意写书评，以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自然，这句话还有其他的含意）。应该说，这些年来，在大部分青年中重视书评（包括阅读与写作两方面）的风气正在逐渐形成。因而，对你提出的问题也就感到高兴。

书评的理论研究，这几年是有成绩的，陆续有几本书评学的专著出版，这你是知道的，所以用不着我絮说了。不过，跟大量发表的书评作品相比较，理论成果还很不够，书评理论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可喜的是，书评学作为一门学科受到一些高等学校的重视，一批年轻学子朝气蓬勃地在开拓这块学术园地。特别对于以书评学研究写作硕士、博士论文的青年，我是肃然起敬的。今年年初，北京大学一位女研究生以40年代书评史的专题写作学位论文，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考察的角

度，总结书评实践的丰富经验，从而归纳、概括出若干理论的认识，这是很可宝贵的见解。论文写得很扎实，我读过以后，心里很高兴，情不自禁地期望这位作者继续深入、扩大已有的研究成果。我的高兴还在于：通过书评史的研究，把书评理论与书评的历史研究沟通起来了。我以为这是有助于书评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的。

上面的话，也许扯远了，还是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写书评并不多，但有一条经验：在动手写书评以前，一定要想清楚书评的目的性，主要是为哪些读者写的，要讲清什么问题，甚至考虑预备在哪个报刊发表。自然是在“有感而发”的时候。图书的内容常常是很丰富的，书评的目的性不同，也就有不同的评论角度，因而目的性总是决定书评内容的主要因素。也许这就是书评文体的特征。

不过无论如何，一篇书评至少应该提出一点启示，讲述一下优缺点，指引一下读书的方法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书评要比原书增加一点知识，或者你的意见是其他书评家所注意不到的地方。这样书评才会对读者和作者都有裨益。

写书评无疑先从图书出发，从认识、分析图书着手。既入于书，又出于书。“入于书”是认真细致地读原书，千万不要一目十行、浮光掠影地阅读。“出于书”是要跳出书本来冷静地思考，有时是评书与论人并重，甚至用原书作者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作品。对作者的了解也会有助于对他作品的认识。

有人批评时下书评的“八股”，不满意书评中过多的“介绍”（或“复述”），以及蜻蜓点水式的“批评结尾”，这需要具体分析。古人有“文无定法”的主张，书评的结构模式也不宜划一，提倡多样。至于书评中的“评论”与“介绍”，何者为主，或者两者如何结合，也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的。既不能有固定的公式，也不必有孰重孰轻之分。评论固然可贵，介绍也很重要；“介绍”是书评作者对图书内容的把握，也是读者需要了解的。这个意见我似乎多次说过，不知你以为如何？

17世纪初，有一位誉满英吉利的桂冠诗人本·琼森，他是头一个给予当时无名的莎士比亚以准确、高度评价的人。琼森写诗推荐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诗的一开头就说：“我大力赞扬你的著作和名声。”认为莎士比亚是靠功力也靠天才成功的诗人，称赞莎士比亚的悲喜剧会赢得欧洲



1986年4月22日在中宣部出版局召开的全国图书评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各国的尊敬，是永恒的戏剧诗人。我国的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在翻译本·琼森的这首诗时，还特别指出：“当时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没有比他更准确与真挚的了。他的每句诗都有几千斤分量，而德国的歌德、法国的雨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则已是一二百年后的事了。”（《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第45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我在这里所以要引述这件事，无非是想说明，头一篇对莎士比亚著作的评论，原来是一首诗，而且已经成为不移的定论。可见，有时文体、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书评创作也是一门艺术。首先评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书评创作则需要思辨与比较相结合，作者要有高明的见解、洞察的能力，善于分析比较。同时需要感情与文字相统一，作者要有真诚的感情、善意的批评，这样流于笔端的文字才能感人。有了这样的认识，作者在写书评时就会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结构、风格等问题，自会迎刃而解了。

你读过我的《书评论》，以为有启发。其实，上面写的意见，大致在那篇文字里也多少涉及了，这里只是讲得稍稍具体、清楚些，至多有所补充罢了。如果对你仍有用处，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书评基础知识(条目式)

知识部分

一

图书评论,通常称为书评。它首先是在近代报刊上出现的一种介绍、评论图书的文章形式(体裁)。随着图书出版事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还由于读者需要的刺激,书评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逐步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国外已经形成对于图书内容(与形式)以及它对社会(读者)和科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或意义进行研究、评论的一门学问——书评学。

001

书评与书评学的概念不同,前者是以图书为对象所进行的介绍、评论和研究的一种文章形式,是一种社会评论工作,是一种科学认识活动;后者是专门研究书评的一门处在发展中的学科,是一种有相关内容而又有逻辑联系的科学体系。

二

书评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图书,而报刊、电视、网络等则是书评的载体。因此,图书出版、媒体性质、读者要求等,是影响和制约书评的客观因素。也就是说,不应该孤立地去研究书评,而需要联系这些客观重要因素来考察、分析书评的作用,研究书评的发展过程。书评工作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个出版事业的一部分。

三

书评是沟通图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也是反映读者(包括专家)和社会意见的一种形式,并尽可能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图书的作用。书评有着